



京尘幻影录



张恨水全集

京尘幻影录

张恨水

博 库

中国 · 美国 · 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00.com.cn 和/或 www.BOO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包括但不限于: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00, Inc.的商标。

第八回

省鼠都空霞光散彩 弦歌久辍几案生尘

却说赈务督办公署，莫明其妙的在照墙边立杆挂旗，满衙门的人，引为奇谈。不料他们的街坊，军学讨论会，却引起了一种谣言，说是这一支旗杆，是为招财气而发。在几年以前，军事会后面，一大片场地，每到深更半夜，常常发出一道红光，直射斗牛。有人说，这是王气恐怕附近要出真命天子。因在共和时代，这个话说不得的，说出来了，岂不是有辱国体？后来有人向当局告密，当局怕引动谣言，有感观听，就牵了几只黑狗，在那里杀了，地上沾着黑狗血，压下了王气，霞光就没有见了。可是据许多风水先生暗下观看，并不是王气，乃是黄金之气。就有许多财主，想把这地买去，图发一笔大财。不料政府建造军学讨论会，糊里糊涂，就把地圈在衙门里，偏是把他做了后院，立了毛厕在那里，把黄金之气越发压下去。上年大风，把毛厕刮倒，肮脏东西一少，那道红光，又慢慢地吐出来。这一晌子，就常常有人看见。大概赈务督办公署看破了此事，想把这里的财气引了去呢。这话一人传十，十人传百，军学讨论会的人，

不久全知道了。他们的总裁李思松，乃是一个研究佛道的人，听了这话，先有三分入耳。心想这话八九成是真，我在许多小说上看见，有宝的地方，一定有光彩射出来，这里若有光，一定地下有宝，至于有王气那是瞎说的。要说真有那档子事，这个真命天子，就出在我们衙门里。这个衙门，以我为尊，应当从我应验起。但是我自己知道，我决没有那种意思。我总做过大清几天官，现在在共和国办事，还觉对不住旧主子，岂能有那样的邪念？这样说来，王气一层，就是靠得住，也没有人配应上。说是财气，那倒是有的。不过这道红光，亲眼没有看见，我是不敢信的。他自己想了一想，决计就要先勘验一番。

一日，借着公事没有办完，李思松就在衙门里住下了，打算半夜起来，看这道红光。总裁办公室原在一个楼上，李思松便在楼下临时设了一榻。他因为这种事，是要秘密行之的，并不要多人伺候，只让他一个亲信的听差李得才，住廊外一室，照应茶水。白天他声色不动，到了晚上，由公馆里取来一副鸦片烟家伙，一部三国演义，消磨长夜的光阴。他在家，每晚烧烟，也要到半夜睡的，让他到半夜看红光，那是不成问题的。上半夜，李

得才还在李思松身边伺候着。过了十二点，李思松道：“没有你的什么事，你去睡吧。明天我还要早起呢。”李得才听了这话，自回房去睡。偏是白天多吃了两块西瓜，晚饭又吃了许多荤油，到了半夜里，忽然闹起肚子来，由一点钟到两点钟，就上了四五回毛厕。先还有点月亮，摸索着自走到后院里去。两点钟以后，就看不见走路了。他知道门口号房外，有两架自行车，自行车上都有一盏点电石的发光灯，便走到前面去，摘下一盏来。后上毛厕。便提着灯走了。到了李得才第六回到后院去的时候，正是三点钟。他也懒得上毛厕了，就在草地上蹲下去。蹲在地上看见树枝一摇一摆，黑越越的，有些害怕，就把手上的灯，对树枝上照着，而且弄着好玩，以解寂寞，便东也照照，西也照照。

这个当儿，总裁李思松烟也烧够了，慢慢地踱上楼来，学那望气术士，凭栏望气。他先向后院看了一会儿，不见有什么形迹。抬头一看，满天星斗，银河横在半空中，那后院里的树，在星光之下，黑影沉沉的，分不出形象来。心里想着，这红光自然不能时时刻刻出来。但是我是这里一衙之主，我来了，他总得发现，不然，也不算

宝物了。正想时，只见一道亮光，在树底下一闪。李思松一看，心里先卜通一跳，心想，噯呀，果然有吗？自己还怕是眼花，放下衫袖，擦了一擦眼睛，再望那树底下看去，原来的地方，却不见亮光，离那地方三四丈之远，亮光又闪了两下。这一来看得李思松目定口呆，作声不得。

过了一会，树底下那道霞光，又移了几丈路，一闪一闪的，由那边到这边，倒是定住了。李思松醒悟了过来，口里念念有词，说道：“天啊，这真是我的财气吗？若是我的财气，我明日重修财神庙，大大地还愿，多多地磕头，大菩萨，谢谢你。”说着，不觉两腿一弯，跪了下去。磕了一个头，爬起来一看，只见那道霞光越发的大显威灵，由地下直射树梢。不但直射上去，一时东，一时西，闪烁不定。李思松看了一会，死心踏地的，相信这是神光。不过这是远看，究竟近看如何，还不知道，决定趁这个机会，亲自到后院去看一看。这样一想，马上走下楼，走到后院来。那后院门并未关上，却是虚掩的。但是他一心注意在神光上，听差等何以不关门，他倒未曾留心。走出院门，远远地看见那道神光，由地而起。是从草丛

里出来的，越高光线越大。他看见这样活灵活观的东西，信是信到极点。但是慑于神威，心里未免有些害怕，脚下就抖将起来。越抖越怕，到了最后，自己竟不敢再走。自己为壮自己胆子起见，便咳嗽几声。他这一咳嗽不打紧，那一道神光，给他吓跑了，登时不见一点影子。原来李得才在那里方便，早就听见有人从里面出来，脚步由远而近，他还以为是同事的，起初没有理会。后来听见咳嗽了几声，却是总裁的声音，心里想道：难道他因为看见这个灯光，特意捉我来了吗？于是立刻将灯塞在土窟窿里，不让灯放出光来。那边李思松看不见了霞光，自思莫不是冲犯了神道。设若把财神爷冲撞走了，就九死不足以谢其辜。因此战战兢兢地赶快走向里面，心里十分懊悔，不该到后院里去。回到楼下，还不死心，重新登楼探望，先看了一会，依旧没有那道光，大概是神光知道，有生人偷看，已然走了。焦悔之余，在栏杆边背着手，便踱来踱去。那在后院子里跑肚子的李得才，忽久无声息，知道总裁已走，提了那盏灯，也走进来。那一道灯光，隐隐约约，便又跃动起来。李思松在楼上看见，心下大喜。知道财神爷，并没有让自己给冲走了，一块石头，才落下去。他不敢再看了，怕冲犯了财神爷，

以后他不来啦，便静悄悄地走下楼睡觉去。到了次日，李思松便把他的秘书朱神机，叫到公馆里，将这话私私的和他说了。朱神机道：“这事一定是有的。据神机的朋友说，日前有人买了一所旧王府，只花了三万块钱。后来买主在地下挖起几十缸金银，听说值一两百万呢。据人说，他所买这个王府，就是看见那里面有红光，识得里面有财气，所以捡了这个大便宜去了。我们这个后院，从前是个公爷府，在地下窖了银子，也是人情上应有的事。”李思松道：“果然如此，那就好了。我们衙门里，所欠的薪水，算一算，恐怕欠过三年了。若是得一笔财气，大家分一点用用，也好救救穷。不过这地下究竟有人窖过银子没有，倒要切实调查一下。若是糊里糊涂，就动手去挖，那太没有把握了。你对星相地理，都懂得一些的，你看这事怎样？”朱神机听李思松说是昨晚上亲眼得见的，决没有假。无论如何，神气总是有的，便道：“神机一晌没有留心这个事，现在不敢说定，让神机慢慢地看看风水再说。”李思松道：“你果然要去看，务必保守秘密，不要让别人知道。人家看破了我们这桩事，分两个钱用，那都不要紧。设若他下一个毒手，把我们的财气，全夺去了，那岂不可惜？”朱神机听了，唯唯称是。当天

也没有什么准备，又过了一天，带了一个罗盘，起了一个黑早，便到军学讨论会后院，去踏勘风水。自己和自己捣了一阵子鬼，心想若有银窖，一定在出红光的地方。我且在这后院中心，用罗盘测测形相看。他端着罗盘诚诚恳恳的一比，果然，根据李思松说的地方，属于西方庚辛金，正是财气十足之所，心里想道：“两下这样吻合起来，是有金银窖无疑。”便一步一步，向那地方走来。走到那里，是一大丛青草，弯腰正要草分开，一个大癞虾蟆忽地跳了起来，将朱神机的眼睛碰了一下，又软又凉，吓了他一跳。

朱神机一时未看清楚，还不知道是癞虾蟆，以为这里有宝，鬼神呵护，现在前来偷觑，所以被神物打了一下，只得绕着这丛草，先在外面看。这个地方，正是李得才昨晚跑肚子之所，他踏了一脚的稀粪。过了一会，自己仿佛闻到一点臭味，倒也不注意。在这里一人瞎摸了一会子，怀着罗盘，便回家去。一路之上，臭气兀是未除，而且人家看见他来，都捏着鼻子，一直到家，他的太太闻着臭味，低头一看，才看出来了。原来他那两只脚，鞋子袜子，全糊满了黄色之物。朱太太便骂道：“这个官

还有什么做头，欠薪欠几年，包车也坐不起，只得走道。你瞧你这两只脚。”朱太太向来是爱说话，一骂起人来，就像开了话匣子一般，接连着不能收住。这时朱太太一骂，由清早一直骂到正午，还未曾住嘴。他这隔壁，正是一所会馆。会馆里有位史久明先生，乃是找事不着，住闲多年的朋友。他瞧见朱神机夫妻，吵了半天，都是什么地下有银子，挖起来就发财等等的话。仔细一听，原来说的是军学讨论会后院，心里想道：果然有这一笔财气，若是去做一个报告，他总得赏我个一万八千，我何不抢了这笔生意来作。转身又一想，不过这是道听途说的事，是否靠得住，却没有把握。这里的长班王驼子是个老北京，我不如叫了他来问一问。主意想定，便把王驼子叫了进来，将刚才隔壁听到的话，对王驼子说了一遍，问这话可靠得住。他知道王驼子是喜欢喝酒的，有两盅酒给他喝，什么事他也愿意做。桌上正剩了半瓶子白干，是上次应酬朋友剩下的，便指着酒瓶子道：“这酒我也不要，给你喝吧。”王驼子本来刚自大酒缸回来，有个八成醉。这时史久明一说送酒给他喝，斜了眼睛，望着酒瓶，口里含糊说道：“你哪，留着自己喝吧。”说时，一手将酒瓶接了过来，给史久明蹲了一蹲身子，算是请

了安，说道：“谢谢。”史久明道：“我问你，现在军学讨论会的后院，是从前的贝子府，这话真吗？”王驼子哪里知道史久明的用意，说道：“你不用问，这事我全明白了。隔壁吵了一顿，说那里有银子，那是真的。从前那个地方是老贝子府，埋了有好多缸金银在地下。下辈子人，全不知道。”史久明道：“全不知道，你怎样又知道了呢？”王驼子道：“别忙，您听我说啊。他们手上有个老厨子是河间人，前三十年就回家去了。当年埋这些金银，他就任在内。他心想，这桩事，他们后辈不能不知道，所以没有提起。前两年他到北京来，听说贝子府卖了，他就很奇怪，他对人说，就算没有浮财，那一窖金银，也够花一辈子了，何以要卖房？后来一打听，敢情是后辈不知道这事，糊里糊涂把房卖了。但是房子已经出手，金银在土里，一古脑儿卷到人家家里去了，那有什么法子。他又一想，自己得不了这窖银子，也不让别人发财，把这事就搁在心里，死也不对别人说，所以瞒住了两年。近来那个老厨子，慢慢地就露些口风，有好些个人知道了。这事你问我，算你问着啦。”说时，拿着那个酒瓶子，举起来看了一看，不由眯着一双醉眼，笑嘻嘻地。史久明道：“这话你听见谁说的？”王驼子一刻工夫，说不上

一个人，笑道：“反正是真的就得了。”史久明道：“总有一个人告诉你，不能你自己会知道。”王驼子想了一想道：“是二秃子告诉我的。”史久明也不知道这二秃子是谁，也就信以为实，问道：“这二秃子和那个老厨子认识吗？”王驼子道：“他是那老厨子的外孙，那还错得了吗？我是听见这样说。心想银子在人家衙门了，知道了又拿不着，越发心里难受，不如不明白还好些。你要和二秃子一谈，有头有尾，他真说得出，像亲自看见一样哩。你哪，没有我的什么事了吧？”说着，将酒瓶口对着鼻尖。闻了一闻，笑着去了。史久明也是赋闲太久，听不得说有钱。他把隔壁朱神机夫妻所说，和王驼子谈的合掺起来，以为是一针见血之谈，十分相信。自己便跑到南纸店里，买了一张白简，恭恭正正地写了一个报告。他访得军学讨论会李总裁私寓所在，就写了一封挂号信，寄到李总裁私寓里去。这样一来，更显得秘密和郑重，自己就在会馆里，专候李思松的回音。心想升官发财，全在此一举。

这一封报告，寄到李思松家里，他拆开来一看，因为是行书，只有一半字不认识，其余他都懂了。他连猜带

认，知道，这是报告后院银窖的事情，便叫了亲信秘书连华侠进来，将这信交给他，说道：“这一封信，我懒得看，你念给我听一遍。你们看公事，向来有些含糊，总要你们当面念，我才放心。”连华侠答应了几个是，双手捧着那张报告书，站在他面前，一字一字，清清楚楚地念了下去。全篇都念完了，垂着手，听李思松的命令。原来李思松办公事和别人有些不同。别人是用眼睛看，看完了，用手批。他却不是这样，乃是叫人念，他用耳朵听。听完了，他口里说怎样办，却叫秘书去批。所以军学讨论会的公事，和总裁大人，向来不直接发生关系的。这时连华侠念完了，自然要奉行例行手续，候李思松的口令，怎样批法。李思松道：“他所报告的，和我心里所猜想的，一点儿也不错，这简直是真的。今日就下一个委任状，派他做一个办事员。将来事情办得好，再升他做课员。不过叫他来，先和我谈谈，我也好派人动手挖窖。”连华侠答应着下去，用纸条拟了一个批子，贴在报告书后面，又拿了上去，念给李思松听。他念道：“所报似系事实，着即前来引见，面陈一切。”李思松道：“不对，不对。人家来报告，为着什么，不是想得一个事吗？你就要照着我的话办，先写明给他充办事员，挖得了银

子就派他当课员。再说，这是咱们的私事，又不交到衙门里去办，要批什么。”说着，将那报告书拿了来，望裤袋里一插。对连华侠道：“你就按着他那信上写的地方，给他去一封回信，让他明天上午来见我，就说我答应给他的事了。”连华侠向来是不作一毫主意的，李思松吩咐他这样写，他只得就这样写。当天差了衙门里骑自行车的信差，就把这一封信，专门投送到史久明那里去了。

史久明接到这一封信，从头到尾一看，不料一发便中，喜欢得要跳起来。拿着手上这封信，便送给这个看，送给那个看。连说道：“这真是猜想不到的事。这位李总裁，我原不认识，随便写一封信，给他问问好，他马上就给我差事，不知道是什么原故。大概是看见我那笔行书，写得有一点脱俗，所以将我调到他们那里办公事去。至于文字上的修饰，我觉得倒是很不经意的，难道他很很赞成吗？”当时向这个借帽子，向那个借马褂，闹了一阵子。到了次日，史久明衣冠齐整的，身上揣着名片，到李思松家里来进见。李思松对这小办事员，向来就不看在眼里，接见的，那是绝对没有。今天因为史久明是报告银窖来的，是送财气的人，应当另眼相看，所以马

上到客厅里去，叫听差引史久明来见。史久明赋闲过久，有几年没有见过上司，这时忽然见起特任职的大官，心里有些着慌。心一着慌，浑身不舒服，那两条腿，竟不自觉的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一般，好好的哆嗦起来。走进客厅，对李思松深深一鞠躬，头重足轻，几乎有些站立不住。李思松问道：“你就是史久明，我们衙门里头，窖了银子，你都知道吗？”史久明死命地挣扎，说出一个是字来。说时，用眼偷看李思松的神气，倒是和颜悦色，心里倒安定了些，人就清楚了三分。李思松道：“你知道窖里的银子共有多少？”史久明心里想道：我知道有多少呢？不过自己既然是报告人，若是一点数目都不知道，未免有不实不尽之处。便说道：“数目呢，就是经手埋银子的人，也不清楚。只知道共埋了二十大缸。缸子有银子也有金子，大概总有二三十万。”李思松微笑道：“你们没有见过世面，一大缸银子恐怕就不止一万，若是有金子，而今的金子是五十换，一缸金子，那还了得吗？”史久明站在那里，不住弯了腰，只是说是是。李思松道：“窖银子的地方，你都知道吗？”史久明道：“是。”李思松道：“你准管没有错吗？”史久明道：“是。”李思松道：“那就好，这事我就放手做去了。”史久明依旧道：“是是。”李

思松道：“我看你倒是挺老实的，以后你好好地办事，我一定提拔你。”史久明道：“是，总裁的栽培。”李思松道：“这一件事情，我原来就要办，这两天，正在派人去查勘地点，接了你这封报告，正是两好凑一好。明天我就雇些工人，到后院去动手去。你既然知道地窖的地方，那就很好，明天你就可以去监工。”史久明道：“是，总裁的栽培。不过久明还没有到衙门。”说话时，吞吞吐吐的，那意思之外，是说李思松还没有下条谕，本人不好到衙门。李思松道：“什么今天明天，你去就得了吗。你明天到衙门里去，可以直接来见我。你听我的话做事，准没有错。咱们今天干到总裁，可是不容易。第一项，就是能听上司的话。上司好譬是老子，属员好譬是儿子，做儿子的能不听老子的话？就打我说吧，咱们上面管着一个大总统，这就是我的老子，所以大总统下的命令，他怎样说，我就怎样好。有老子自然有叔伯，好像国务总理吧？就是咱们的叔叔。这话你懂了吗？”史久明对于这种妙论，心里虽然十分好笑，脸上却依然恭而且敬地表示爱听，口里不住地答应是。等李思松说完了，还静静地站着，待他的后命。李思松将手一挥道：“你去吧。”